

[美] 黛安娜·彼得弗罗恩特 著 姚海芳 姚冬莲 译



常春藤联盟校园小说

秘密 社团 女生

毫无疑问，
这是世界上
最著名的秘密
社团，一旦加入
便永远不能退出，
更不能泄露社团
的秘密，否则
便死路
一条。

SECRET **SOCIETY** GIRL



你想知道吗？
我可以告诉你，但听完后
我必须杀了你！不相信吗？那就请你打开这
本书，不过，千万别说我没有事先警告过你！

I712.45

314

常春藤联盟校园小说 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秘密社团女生 / (美) 彼得弗罗恩特著 ; 姚海芳, 姚冬莲译. — 南昌 :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09.8
(常春藤校园小说)
ISBN 978-7-5391-5077-2

I. 秘… II. ①彼…②姚…③姚…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30131 号

Copyright©2006 by Diana Peterfreund
Published in arrangement with The Fielding Agency,LLC.through Jia-xi Books,
Co.Ltd.

版权合同登记号 14-2008-007

秘密社团女生 [美] 黛安娜·彼得弗罗恩特著 姚海芳 姚冬莲译

策 划 张秋林
责任编辑 周向潮
责任校对 张波虹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com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一版 2009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开 本 880mm × 1310mm 1/32
印 张 8.5
字 数 213 千字
印 数 0001-10000
书 号 ISBN 978-7-5391-5077-2
定 价 19.80 元

(如发现印刷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译 序

美国老牌名校中有很多秘密社团。它们行事低调诡异，组织森严，常有惊人之举。哈佛大学的“波斯廉俱乐部”是美国最古老和著名的秘密社团，始建于一七九四年。社团晚餐中必有一道烤猪肉，因此得名“猪俱乐部”。后来，猪成为该俱乐部的主要象征和会员崇拜的对象。耶鲁大学的“骷髅会”成立于一八三二年，也是著名的秘密社团之一，其会徽是一个骷髅头和两根交叉在一起的骨头，布什家族三代都是其会员。此外，常春藤名校联盟的校园中，还有很多类似的秘密组织。

这些社团选拔会员十分严格。一般会在大三年级的优秀男生中招收会员，除考虑学生表现之外，其家族背景往往是决定因素——会员出身非富即贵。其次，会员实行终身制，需要定期交纳昂贵的会费，在毕业时可以获得一定数额的奖金，结婚时还能得到一个有摆针的大座钟。最重要的是，社团要求会员恪守秘密，不能向其他人透露会员身份。社团一般会将校园里某栋建筑物作为其秘密集会地点，在内部被称为“墓地”，非社团成员一般不得入内。

新会员参加秘密社团一般会经历“选拔日”和“入会仪式”两个过程。各个社团的入会仪式各有不同，但对新会员来说都是一段毛骨悚然的经历，如“波斯廉俱乐部”的新会员，都要经历一种原始而阴森的方式入会，他们将身裹寿衣，由一名陌生人为其举行祈祷。而“骷髅会”的新成员会被要求赤身裸体躺在一口棺材里，并当众讲述自己的性经历！

美国大学秘密社团不但为“精英”学生建立了广泛的人脉和社会影响力，也为他们通向社会权力和个人发展的顶峰提供了捷径。它构建了庞大的美国“精英政治”的骨架，其影响力上至白宫、最高法院、政府内阁，下至研究机构、金融企业、媒体等，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秘密社团女生》讲述的故事发生在美国常春藤名校联盟之一的伊莱大学。这所大学为作者虚构，与哈佛齐名。大三女生艾米·哈斯克出身平凡家庭，担任学校文学社主编。她一心想加入“羽毛笔与墨水社”。某日艾米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欣然参加社团面试，后来却发现面试自己的竟然是校园里赫赫有名的一流秘密社团“玫瑰与死亡社”。作为一个只招收男性精英成员的秘密社团，“玫瑰与死亡社”的老会员们出人意料地招收了包括艾米在内的五名女生成员。艾米在“玫瑰与死亡社”的墓地中结识了个性各异的“掘墓人”。这一段秘密社团的经历使艾米与室友兼好友莉迪亚的友谊经受了前所未有的考验，而她与文学社副主编布兰登的爱情也因此受到了影响。招收女成员这一举动受到了管理社团的元老们的强烈反对，从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第 177 届玫瑰与死亡社团成员名单

- 1) 克拉丽莎·丘斯伯特：天使
- 2) 格列高利·多里安：邦德
- 3) 奥德利·杜马斯：小恶魔
- 4) 本杰明·爱德华兹：大恶魔
- 5) 霍华德·弗斯特：二号
- 6) 艾米·哈斯克：妖怪
- 7) 尼古罗·德米其·康提斯四世：盗墓人
- 8) 凯文·李：佛拉多
- 9) 欧玛尔·马斯本：命运
- 10) 乔治·哈里森·普雷斯科特：小妖精
- 11) 德米特里·罗宾逊：桑代克
- 12) 詹妮弗·圣托斯：幸运
- 13) 哈伦·萨马斯特：特里斯特拉姆·项狄
- 14) 乔舒·西尔弗：加里莎·苏西
- 15) 玛拉·泰瑟拉蒂：朱诺

目 录

引言 / 1

1. 面试 / 3

2. 招募大会 / 15

3. 三思而后行 / 29

4. 时刻准备着 / 48

5. 入会仪式 / 67

6. 聚会 / 81

7. 第二天早晨 / 104

8. 非社团成员 / 121

9. 强烈反对 / 142

10. 第一次集会 / 163

11. 决战会谈 / 175

12. 丑闻 / 190

13. 开战的理由 / 209

14. 大都市 / 226

15. 毕业特刊 / 249





本人在此承认：我加入了世界上最著名的秘密社团。

引 言

你肯定听到过那种传说。我们是常春藤联盟中一个不为人知的小秘密。我们统治着整个国家，当然也包括像内布拉斯加这样你觉得我们并不在意的小州。我们发动战争，协调政变，甚至连每个新生国家起草宪章我们也要插一手。每一位总统候选人，最后无论谁入驻白宫，他毫无疑问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那些愚蠢的媒体也怕我们三分，全国上下，每家报社、电视台的领头人都是我们的成员。一百多年来，媒体的方方面面我们都要过问，哪部电影可以上映，谁成为下一任“美国偶像”，无一例外。（难道你真的以为那是短信投票选出来的？）

这个城市大片土地都在我们名下，学校里大部分建筑物为我们所拥有，其中好些地方都安上了窃听器。本地警察听命于我们，市长更是任我们摆布。校园里没有一个学生敢走过我们那座阴森的“墓地”——我们的大本营。

一旦加入我们的社团，你就能过上梦寐以求的生活。在入会仪式上，从走出棺材的那一刻起，你就开始了社团成员的新生活，成功便与我们形影不离。我们心仪的工作唾手可得，只要我们不高兴，对手们就休想找到工作。一毕业，我们就可以得到一大笔钱，开跑车，玩古董，入住私人小岛上的豪宅。我们永远能够道



秘密社团女生

遥法外，贫穷对我们来说是天方夜谭，社团会替我们打点一切。

对社团的忠诚高于一切，包括家人、朋友，甚至自己的生命。如果有人，即便我们心里最在乎的那个人，当着我们的面提起社团的名字，我们必须马上离开，永不再与他交谈。

我们决不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会员身份，要是外人走进我们的墓地，那他必死无疑。

我们永远不能退出社团，决不向别人泄露社团的秘密，否则，死路一条！

到底这些话哪些千真万确，哪些又言过其实？

让我来告诉你，但说完之后，我必须杀了你。

你不相信吗？那好，请你读完这本书。不过，千万别说我没警告过你……



本人在此承认：我真的不知道是他们。

1. 面试

一切都从我大三那年开始。四月末的一天，我在餐厅吃完金枪鱼沙拉三明治后回到宿舍，想赶在下午《战争与和平》的课之前，看能不能挤时间洗一堆脏衣服。我把《战争与和平》叫做WAP——“啪”的意思（这可不是 War and Peace 的首字母缩写，而是个象声词，因为每次我把这本大部头书往桌上一放，它就发出这个声音）。穆拉夫克教授的课实在有点深奥，所以我还想多花点时间温习一下笔记。那门课我勉强得了个 B，要想获得我们专业的荣誉毕业生称号，这个成绩可有点玄。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要么等着洗衣服，要么挨到晚上冲出去买套新内衣。要知道，等一次免费的甩干衣服还不如一路跋涉赶到城里的 GAP 服装店来得方便些！我真的要抓狂了！

可谁知道，那天下午，接下来发生的事既和“汰渍”洗衣粉不沾边，也和托尔斯泰毫无关系。我换下牛仔裤，还有紫红色蕾丝内裤（特地为星期五晚上约会穿的）。我抱着一堆脏衣服，正准备往外走，电话却响了。

糟糕！可能是妈妈打来的。她好像有一种超能力，总能知道我什么时候在宿舍。

我接起电话，“喂？”



“你是艾米·哈斯克吗？”

“我就是。”我一边回答，一边甩着脚脱袜子。

“今天下午两点，请你到学院大街七百五十号四〇〇房间来一趟。”

、我一看表，现在都一时三刻了！“你是谁？”

“学院大街七百五十号，四〇〇房间。两点整。”然后，电话挂断了。

我转身倒在那张退了色的沙发上，把背心和睡裤扔了一地。这通知来得真不是时候！

我当然清楚是谁打来的电话。“羽毛笔和墨水社”是学校里有点名气的文学社团，各色三流小作家常在那里出没，有几个毕业后还真的成了作家，名气还不小。作为学校现任文学杂志的主编，我觉得自己进文学社十拿九稳，就像我的前任主编格兰达·福斯特那样。很简单，只要我在下午的面试中发挥正常就行了。

我得去和格兰达好好谈谈。她也上俄罗斯小说这门课，应该很清楚我的课表，怎么还把社团面试安排在上课的时间呢？

社团面试总是通知得很仓促。当然，他们一方面也想考验你是否能准时到达。我很纳闷，要是候选人没接到电话——譬如说，她正在穆拉夫克教授的课堂里饱受摧残、昏昏欲睡，那社团该怎么办呢？

洗衣服这件事只好先放在一边了，我赶紧冲进房间找一套合适的衣服。尽管面试只是一种形式，但我还是打算按照社团的规矩好好打扮一下（在这方面，社团还是挺讲究的）。我不知道把套装塞在衣橱的哪个角落了。我翻开滑雪外套，还有那身闪亮的丝绒连衣裙（二月份的时候，我穿着它去参加了七十年代主题的狂欢派对）。啊，终于找到了我的套装！一月份那几次实习面试我全靠它撑场面：穿着它，我在霍尔顿找到了一份复印拒绝信的暑假实习工作，那工作非常不错。面试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穿过

它了。我仔细看了看，衣服上好像起球了，该好好清理一下，不过，不管怎么样，看上去还凑合。接下来我应该找一双完好无损的长筒袜。我在放内衣裤的抽屉里掏了半天，看到都是抽丝的或者破洞的。终于找到一双！天哪，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把穿破的袜子及时扔掉！（今天恐怕来不及了！）我还得剃一下腿毛，唉，没时间了，穿上长筒袜应该看不出来吧！

一月份的时候，我换了发型，把一头浅棕色的长发变成了齐肩的波波头，还剪了层次。我确信那是时下流行的曼哈顿文艺青年的标志性发型。（可惜，是我搞错了。）这个发型有个很大的问题，剪了还不到三个月就没型了，我经常得拿个滚筒梳和吹风机折腾二十分钟才勉强弄出个造型。不过现在我可耗不起这时间，所以只好图省事，扎个马尾巴。

我套上黑色的浅口皮鞋，穿过公共休息室。这个休息室带有早期哥特式风格。所有的寄宿制学院中，就数我们住的地方格局最棒。两个宽敞的单人间，中间是公共休息室，里头还有个很漂亮的壁炉（虽然已经不能用了），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房间的硬木地板有点坑坑洼洼。我多么痛恨那些作孽的高跟鞋啊！

我还没来得及开门，我的室友兼好朋友莉迪亚·特拉维尼克就推门走了进来，她抱着一大摞从图书馆借来的书（看上去都积了灰），手上还拿着一杯旅行杯装的咖啡和刚洗完的衣服。瞧，莉迪亚就是比我有条理。她总是按时吃饭，按时做功课，按时熨烫裤缝。她俨然一副律师模样了！

她上下打量着我，问：“羽毛球？”

我耸了耸肩膀，“除了它还有什么地方？”羽毛球和墨水社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秘密社团，大型社团过去通常在一些庞大的墓地集会，而羽毛球和墨水社只会在星巴克上面的一个一居室小公寓里开会。

莉迪亚点点头，转身把干洗袋搭在沙发背上。两天前，莉迪



秘密社团女生

亚就是穿着袋子里那套精心熨烫过的衣服风风火火地出了门。接着，她对我说：“祝你好运！其实你也不需要我的祝福啦。每个文学杂志编辑不是都进羽毛球和墨水社的吗！从什么时候开始来着？石器时代？”

· 够了，莉迪亚自己还没告诉我什么社团在游说她加入呢。这件事让我有点不高兴，可我努力按捺着这种情绪。我太傻了，招募大会那天自然就会见分晓。她会被社团挑走（管是哪个社团），然后开始遵守社团的秘密规章。

她从斜挎包里拿出一个纸袋，做出庆祝的样子，高高举起一瓶芬兰芒果味伏特加，“来吧！明天让我们喝酒狂欢吧！”去年八月，莉迪亚满二十一岁了。从那以后，喝酒狂欢就成为我们宿舍里每周的例行活动。（我是十二月满二十一岁的。）一瓶伏特加、两个酒杯、一小袋布拉奇软糖能让我们疯狂整整一晚。我偶尔会有一点小小的担心，要是我们两个进了不同的社团，这样的畅饮狂欢还能继续吗？要是每周四（所有的秘密社团都定在周四和周日集会）我们都有自己的社团集会，那怎么办？

“太棒了！我都等不及了。先走啦！”我朝她挥手再见，走出房间，快步下楼，走进四月温暖的午后阳光里。康涅狄格州终于赶上时节，迎来了美好的春天。

我知道莉迪亚肯定会被挑走。自从踏进校园成为一名新生的那一刻，她就打定主意要加入学校里有名的社团。她觉得只有走这条路才能让自己在校园里有所成就。我倒觉得这个办法有点老套，至少对我来说。现在又不流行二十年代的做法，安德沃高中或者精英预科学校的学生一毕业，刚进大学就会被一流社团挑走。校园里到处是背景相似的学生：白人，男生，家境富裕。

在那个年代，要是你进不了那些有名的秘密社团，那就无异于永远无法踏进社交界。你将与华尔街上那些摆放着真皮家具的办公室无缘，也不可能去新港的假日小屋享受假期，甚至你的孩

子也上不了埃克塞特大学！

不过，这些都是老黄历了。现在很多社团都开始招募不同背景的会员。翻翻花名册你就会知道，会员的父母做什么的都有。所以，毫无疑问，选拔大会那天，就算莉迪亚不是出身名门，她也肯定能被选进一流的社团，像龙头社、书和钥匙社之类的。不过有一个社团她肯定进不了，那就是年代最久、名气最大的玫瑰与死亡社团。原因很简单，因为那些被称为“掘墓人”的会员全部都是男生。

至于我嘛，我申请的是羽毛笔和墨水社团。我这样做的目的，就像做其他事情一样，就是为了给我的简历添点分量。其实我早就认识校园里那些爱好文学的学生了，和他们的关系也挺近的，靠加入文学社团来促进彼此的关系实在没什么必要。我们看重的就是那个关系网，再有就是可以在简历上添上一笔。其实也就是这么回事，你主管过什么社团，获过什么奖，有什么背景，这些简历上都得一一列出。否则别人以为你一事无成，到时你的简历再怎么装帧精美，它还是像初次参加啤酒聚会的新生一样，不堪一击。

学院大街七百五十号，就在这儿。我看了看表，还有九十秒。我气喘吁吁地跑上四楼，走进一间黑漆漆的教室。

一个声音传入我的耳朵，“你迟到了！”黑暗中，有激光照着我。

尽管什么也看不清楚，我还是下意识低头看了看表，“我……”

说话的阴影坐在离我最近的桌边，手里拿着一个亮亮的东西向我示意。我仔细一看，那上面闪着绿色的光束，显示的时间是两点零一分。“看看这个钟。你迟到了四十八秒。”

“开什么玩笑！”我眯起眼睛，试图看清他的脸。我很纳闷，他们居然把教室里装的每个感应灯都拆了。我再仔细观察了一下教室四周，发现每扇窗户覆盖着黑布。教室里坐着十二个人，每个人前面都有一盏小阅读灯。借着微光，我只能依稀辨认出他们



秘密社团女生

下巴和鼻子的轮廓。天哪，我怎么都看不清楚他们的脸，一定是作家丰富的创造力让他们想出这一招。

“是你在开玩笑吧，哈斯克小姐，”阴影二号发话了，听得出来，他的口气中带着嘲讽，“你觉得整个过程中有什么可笑之处吗？”

“没有，先生。”到目前为止，一切正常。我静观其变，等着大开眼界。

我伸长脖子，想看看格兰达是否也坐在那里。我很失望，她好像不在。她上哪儿去了呢？让我想想，哦，上课去了——《战争与和平》。我等下要去抄她的笔记。

阴影二号又说话了，“哈斯克小姐，我向你保证，我们很重视整个选拔程序。准时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挑选出值得信任的人——必须遵守我们社团的各项条例，哪怕是微不足道的条例。”

天哪！因为迟到了四十八秒就把我判死刑？我挺直背脊，大声说道：“这一点我很理解，先生。我向你保证，我以后会严肃认真对待每一项条例。”我顿了顿，不知道接下来说的话是否合适，“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买个电子钟，也许入会后可以考虑。”

一片沉默。

我一阵紧张，只能傻笑几声，“要不买个老爷钟？我听说玫瑰和死亡社团每个会员毕业的时候都会得到一只老爷钟。”至于羽毛笔嘛，应该没那么多钱送如此高级的礼物，或者他们可以考虑人手一块“天美时”表。

他们依旧保持沉默。那，我接着说？“不过我觉得老爷钟搬来搬去不方便，而且也不是电子的。”快闭嘴，艾米。你这家伙在干什么？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在胡说八道，赶紧闭上嘴。

接下来足足有十秒钟的沉默。突然，大概隔三排的一个阴影说话了，“哈克斯小姐，请你回答我们一些问题。”我注意到他在翻面前的一叠纸，“我这里有你的成绩单，你大二时有一门课得

了B，叫‘灰色记录：二十世纪中叶移民到西方的埃塞俄比亚移民自述’。”

“是的。”

“对于这样的成绩你有什么解释？”

是的，我要提醒大家，千万要小心那些名称中带冒号的课程。上这门课的教授真是变态，他觉得课本上哪怕有一丁点像圆柱形的东西都是生殖崇拜的体现。如果谁的期末论文不是探讨女性生殖崇拜，那这个学生肯定拿不到好成绩。

我真怀疑这个教授是不是因为夫妻生活不和谐才有这样的怪癖。

唉，这个B是我成绩单上唯一的一个污点啊，但愿我啃完一千四百七十二页的《战争与和平》后，考出来的成绩没那么惨。

“相比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我更倾向于新批评派的观点。”我尝试着用文科生擅长的含糊其辞的策略来回答这个问题。不是有这样的说法吗？如果不能打败对方，那就迷惑对方。“那门课的课本中最主要的象征意义是……”老天，我自己都不知道想说什么。“在萨伊德、李维·斯特劳斯的作品中我们也能读到类似的观点，还有……”完了，我又开始胡扯了。好吧，只好动用储备知识了。“还有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阐述的理论。”

哈哈，真是难以置信！我居然能糊弄一帮英语专业的优秀分子。

那个第三排的黑衣人微微一笑。这家伙肯定曾经找优秀的牙医矫正过牙齿，不然他的牙齿怎么又亮又整齐，都赶上那些电影明星了。他清清嗓子说：“答得好！”

这时，所有的阅读灯同时一亮一暗，一共闪了两下。

刚才微笑的那个阴影翻了翻面前的纸，又向我发问，“你还记得贝弗莉·坎贝尔吗？”

“我三年级的老师？”我在脑袋里仔细地回想着。格兰达可没



秘密社团女生

跟我说会有这样的问题。她现在肯定端坐在教室里听着西伯利亚寒冬的故事，用那支紫色的水笔认真做着笔记。而我却在这儿被无休止地盘问，鬼知道是什么原因。我进社团难道不是十拿九稳的事吗？

说真的，这些家伙的声音我一个都不熟，难道他们请了校友来主持面试？

“如果我们向贝弗莉·坎贝尔提起你，你觉得她会说什么？”

“她肯定会说我发声学得不错，”差不多了吧，“拜托，那是小学三年级啊！”

“那詹妮弗·哈坡呢？”四年级的老师。“玛里琳·马汉？”五年级的老师！“詹姆斯·菲尔德，特雷西·克尔，黛布拉·布鲁门索？”“微笑人”连珠炮似的报出一连串教过我的老师。这也太荒唐了吧！

“我能提个问题吗？”当他提到十年级那个老师的名字时，我终于忍不住打断他。

“可以。”

“恐怕国会确认听证会都不会管我小时候的事情。你们为什么问这些？”

羽毛球和墨水社最多算个二类社团，干吗要对会员小学、初中的事情盘根问底。真正的秘密社团关心的是怀抱世界的伟大事业，干吗要玩这种神秘的小把戏呢？

这时，阴影二号说话了，“哈斯克小姐，你的志向是什么？”

我本来想说，我的志向是写一部伟大的美国小说，但这个答案他们肯定不会满意的，因为这听上去既不明确，也不可行，能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毕竟是凤毛麟角。老实说，我脑袋里一点“伟大”的想法都没有。好吧，采用二号方案，“我想做传媒大亨。”这个听上去靠谱一点。

“你说谎！”“微笑人”正色道，藏起了他的珍珠牙。